

朱氏訛經疑問

此在原書衣顯字恐筆
之意審是竹垞翁故割而存

鄘

幽

十五國風次第歌

周南召南邶鄘衛

唐秦陳鄘與曹幽

周召邶鄘衛王鄭

鄘曹同為十五國

曹

繼以王鄭及齊魏

十五國風今次第

齊幽秦魏及唐陳

季札所觀之舊文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大雅

卷之五

三頌

周頌

卷之六

魯頌

卷之七

總論

商頌

。至正丁亥葛節刊

詩經疑問卷之一

進士盱眙朱倬孟章編



國風

十五國風詩中開卷第一義也敢問其次第何以分邶鄘衛何以次二南之後且邶鄘入衛詩皆為衛而作何以猶存邶鄘之名鄭自有風矣檜詩皆為鄭作何以猶謂之檜唐風晉風也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魏風皆為晉作何以猶謂之魏平王以後之詩何以謂之王風周公之詩何以繫之于幽欽敢問

十五國風之次第孔氏謂舊無明說當依程氏之說答之衛首戚邶鄘故邶鄘之詩皆為衛作而猶存邶鄘之名者不與

衛之滅國也故為變風之首焉嚴氏謂二南以正家為先而
相弁以下諸詩皆夫人失位而作此二南之變也按說亦甚
有理晉風謂之唐者仍其始封之舊號檜之于鄭魏之于晉
則亦卽有卽音鄙有鄙音之比如卽鄙衛之例為東遷以後
雅自降而為風周公之詩附于七月之後以明變之可正也
孔氏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次
先後舊無明說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也其風動于人猶風之吹
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于正理而

形于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
于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
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
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
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于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
卽鄙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
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
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為衛得于卽鄙者為卽鄙所以見其首
亂也

董氏曰風首衛且先叩鄙以著威也

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

董氏曰諸侯至于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叙衛也下

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于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于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

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于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于危亡而思周道故

為亂之終

孔氏曰檜曹國小而民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于末宜哉

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邇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邇

孔氏曰幽者周公之事敬尊周公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

邶鄘衛何以居變風之首

鄭譜曰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為孔疏曰既以衛國為首并邶鄘則衛之所滅故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朱子曰邶鄘必存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閔睢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于衽席單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于鄭世次也

邶鄘入衛諸詩皆為衛作何以猶存邶鄘之名與檜風之為鄭詩魏風之為唐詩果何所考

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魏本姬姓其滅于晉無疑按其篇中且有公行公路又皆晉官名又恐魏亦嘗有此官然彼不可考不若晉之有考也又按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鄘者居其地

孔氏曰譜以鄭因魏檜之地而國之左傳虞虢隄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閔元年云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是為獻公所滅也既而以地賜大夫畢萬自是晉魏氏至魏斯為諸侯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輔氏曰邶鄘之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先儒說雖多而先生初疑其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考者蓋此本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

詩十五國風之次序季札所聞于魯者與今之詩次序何以不同且夫子刪詩其序既定萬世無異辭矣而鄭詩譜所序十五國風之次又不同何歟

季札所聞國風之次第在夫子未刪之前詩譜之作亦有意如檜先于鄭則依邶鄘先衛之例也

孔子刪詩十五國風次序與季札所觀鄭氏詩譜何以不同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

子未刪之前周太師詩次第也

季札觀樂于魯次叙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今詩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譜以鄭國執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事然後譜鄭在

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以豳風居變風之後者合

同文中子之說也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

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

乎成王終疑周公則其風遂變矣若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

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則又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

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

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

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觀于文中子之言則孔氏之說當矣

十五國風終于豳而朱子引呂氏說以為變風終于陳靈何耶

今按變風終于陳靈以時世而言也詩自文武開基至魯僖

公凡四百年陳靈當夏氏之亂乃宣公九年十年之間為變

風之終

文中子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

以豳風言變風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

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終于幽者以其變之可正乃夫子刪詩之意也

正當以所錄文中子問答為說

謂變風之終于陳靈者蓋以時世而言以其後之不復有詩也

又按春秋傳陳靈公于魯宣公十一年為微舒所弑其後無詩

十五國風夫子刪詩所定其說然欤然二南則周公制禮作樂時定之矣秦離以下十篇王降為風始于何人所定欤夫子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抑或因其舊而不改欤又按大戴禮集傳于國風之下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之以貢于天

子天子受而列之樂官則天下諸侯宜皆采詩以貢矣而今詩止十五國風其餘諸侯豈獨不采之以貢天子乎微如曹檜且有詩矣大如宋魯乃獨無詩乎借曰諸國有詩夫子刪之而夫子以前季札所^見止此數國何以通其說乎

諸國無風既無所攷宋魯無風所以寵異之也

然詩經夫子刪定後世無以議為也

二南

周南召南周召二公之采地也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何以無周公之詩欤周公之詩何以列之幽風欤且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而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皆獨言召公而不及周公何歟

周召皆述后妃之事而本于文王身修家齊之功故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周公之詩宜難廁于其間也七月一詩周公所作而係之以幽此周公諸詩所以類附之也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詩人豈不知之而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一家之親可以不言而召公之功不可以不言也 觀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非召公所有也則周公之功可知矣 二南正家之道故使邦國至于鄉黨皆用之鹿鳴四牡皇之者華則人君所以燕其友者乃亦為上下通用之樂何歟

周南召南朱傳以為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甘棠思召伯當在康

昭之世以是求之魯詩得無亦有取乎

詩集傳于周南之下謂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岐山之陽幽風之首其說亦然則后稷至武王十六世明矣又謂契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夫稷與契同時者也契至湯四百餘年已十四世湯又六百餘年而武王始興稷至武王乃止十六世契之後世代何促而稷之後世代何長欤抑他有所考歟

朱子嘗辨史記之疑有曰若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

九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尔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

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况于

集傳中亦明言詩之大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

不可以強而推今朱子從史以釋經雖有可疑亦非鑿空妄說以欺人蓋有所本矣當闕所未詳也

詩言之子于婦大槩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九芘云我覲之子則東人指周公而言裳者華云我覲之子則天子美諸侯之語車攻所言之^子則指司有鴻雁所言之子則流民相謂之語豈之子二字無分于男女貴賤歟

古人質實簡朴故之子二字上下男女皆通稱焉如爾女其君之類後人其敢用之乎

羔羊之皮召南以為大夫之服羔裘逍遥節風又以為諸侯之服何歟

羔裘之服通上下用之但君用純物臣則雜以他物飾之觀于鄭風羔裘豹飾之詩可見矣故羔羊之皮乃大夫有飾之服也羔裘逍遥乃諸侯純用之服也故一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絕則信乎為有飾之服矣一則曰羔羊如膏日出有耀則信乎為純用之服矣然則召南以為大夫之服也固宜檜風以為諸侯之服也亦當復何疑哉

何彼穠矣有平王之孫之語則東遷以後之詩矣何以不繫之王風而繫之周南也七月鷓鴣東山諸詩周公所作伐柯九芘詩東人為周公作者也何以不係之周南而係之豳風乎何彼穠矣或是錯簡而見于召南 周公^南諸詩則皆述周公

文王后妃之化無緣以周公之詩置其間也 七月一詩
周公所作而係以豳風故凡周公所作及東人為周公而
作之詩因以類附焉

二南周公制作之時所定也何彼穠矣言平王之孫甘棠思召
伯又雜以後之詩何欵王姬之肅雖公子振之矣不列之周南
而列之召南何欵 國風有以王言者為王前驅王于興師王姬之車平王之孫是
也大雅有以公言者公尸燕飲是也國風一國之詩何以言王
大雅天子之詩何以言公欵

侯國而稱王侯國之僭也其春秋之世欵王姬之車則天子
之女也其錯簡之詩欵 周稱王而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
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然禴祀烝嘗于公先
王則自后稷以下至公叔祖固皆稱公也

詩經疑問卷之一

詩經疑問卷之二

叩風

變風首叩或言不與衛之并小或言本于莊姜之失位異于閔
睢之齊家其說孰是

正變之說朱子本以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若求其篇次
之義先儒有變風首叩者不與衛之并小所以著其首惡也
其說是矣而嚴氏又以為本于莊姜之失位乃二南之變故
以叩為變風之首其義亦優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脩

叩鄙之詩皆為衛作則列叩鄙于衛之前魏詩為晉作則列魏
風于唐之上編詩者似不能無意也至檜風為鄭作又不與鄭

相次何也豈編詩之次序皆偶然歟

檜詩皆為邾作也蘇氏之說此鄭氏作詩譜所以先檜于鄭也歟

周召叩鄆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詩譜次第也孔氏曰詩譜以鄭國執鄆之地而國之先譜鄆事然後譜邾

鄆風

國風言命者二鄆風蝮螭篇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鄭風羔裘篇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文王篇曰其命維新又曰命之不已至于文王受命維天之命之不易雅頌言命者不一其旨同乎此有不同乎

衛文公騋牝三千則由于秉心塞淵魯僖公思馬斯臧則本于思無疆馬之蕃息何與于人君之心歟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衛文公之事美者如是而已駟詩之頌僖公亦此義也聖人刪詩而序其次若泮之興學不以首魯頌而頌先取牧馬之富何歟

干旄以為美好善也木瓜序以為美齊桓公也朱傳從干旄之好善而不從木瓜之齊桓彼妹者何以遠知其為所指之賢人投我以木瓜何以疑其為非指齊桓歟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之詩也抑懿戒

自警之詩也傳者謂三詩相表裏可得聞其義欤

王風

黍離十篇盡風體也不列于雅豈無謂欤駟篇非頌體也不係于風猶有說欤

鄭風

齊風

魯無風而有頌先儒既言之矣敝筍猗嗟刺魯莊公之詩也何以附見于齊欤何穰矣之詩明係言齊侯之子宜係之齊風矣何以繫之召南欤

敝筍猗嗟固以魯無風而無所附而其曰展我甥兮則詩作

于齊明矣所以見于齊欤何彼穰矣係于召南朱子明言其不可曉安知非錯簡也如楚茨十篇見于夾小雅者皆錯簡乎

猗嗟敝筍載驅諸篇皆為刺魯作何以居齊

齊詩諸篇固皆曰刺魯猗嗟等篇實作于齊人故敝筍載馳小叙皆曰齊人刺桓公襄公作也至于猗嗟小叙亦曰齊人傷魯莊公作也其曰刺魯則非魯人之作明矣既非魯人所作而作于齊固宜置于齊之所以刺齊也

魏風

唐風

秦風

詩言戎車者非一集傳皆曰兵車也秦風言小戎伐收集傳曰平地任載曰大車小戎則兵車也兵車何以謂之小戎欵大車兵車田車之制可得而聞欵王風所謂大車集傳又曰大夫之車豈大車有二欵

陳風

陳帝舜之後而杞宋夏商之後皆先代子孫也陳有風矣而杞宋無風何欵秦楚皆遠方之國而吳則秦伯仲雍之後也秦有風矣而吳楚無風何欵

杞宋無風皆先代之後巡狩不陳其詩者也杞至春秋時用

夷札而春秋薄之矣夫子謂杞不足徵也其以是欵 秦居

西周之舊都是以有風吳楚居南方之遠國斷髮文身之俗

僭王猾夏之邦是以無風欵

鄘風

曹風

花：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即伯勞之花：黍苗陰雨膏之悠：南行召伯勞之其辭意適相類欵抑各有說欵

豳風

七月一詩或以周禮篇章有豳詩豳雅豳頌而欵三分是詩以當之集傳謂恐無此理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然欵或又謂

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以為風以為雅以為頌果可
行欤或又疑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
豐年載良耜等篇為幽頌其說是欤非欤敢問

疑後說可通故朱子于大小雅諸篇之後各言之也

幽風正朔如何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專為幽而言欤抑
兼夏商以前言之欤

幽風正朔固用夏正而呂氏謂三正通于倍者蓋幽詩之中
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及十月改歲之有彷彿用三正
之意矣而甘誓篇之謂怠棄三正然則三正之通行又豈特
幽倍而已哉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
用者夏正也

時舉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
矣高周而迭用之據七月詩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
日盛發之類即不見用商正而呂氏以舉而迭用之何也先
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
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日故三正皆曾用之
幽風既以二之日為卒歲又以十月為改歲何耶

七月一詩專用夏正故雖于子月言一之日二之日若以建
子月為正朔之意而二之日之下即曰何以卒歲即用夏正

明矣又于十月而曰改歲則不過言歲將終之意其辭固不若卒歲一辭為切又雖曰改歲而繼之曰入此室處則非卒歲明矣蓋既以改歲為卒歲則以後乃三之日有于耜之事四之日有舉趾之事不得室處矣呂氏之說則見周人以建子為正朔實未于此故曰三正通于民倍尚矣謂雖以建子月為正月亦古有其法如井誓言怠棄三正亦指自古有此曆法有扈廢之則呂氏之說其不專為幽風而發明矣

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十月之日二月之日一之日者謂從一而終初十更有餘者還以一二紀之加于地之南方謂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所謂中星也建斗柄所指氣寒無

風而寒也又按七月第一章云一之日二之日繼之日卒歲是以十二月為歲終矣既以十二月為終必以正月為歲首至于十月而曰改歲又曰入此室處乃大寒之候已至重胤塞戶之工已備而改歲漸近不入隕室可乎若以改歲與卒歲同則不宜曰入此室處矣此改歲與卒歲之義所以不同凡詩之言正朔皆夏正七月一詩集傳以夏正釋之無可疑矣其餘皆言月而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言月而曰何欤四之日以下獨不言三之日又何欤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後何以即言曰為改歲欤篇中皆言夏正不終于建丑之月而終于十月滌場何欤

數于始一而终于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陽生于子即以一之日言之况周之先公已用子月紀候而後世遂以為一代之正朔此允詩之言皆用夏正七月詩中二之日^之下即言何以卒歲非夏正欤十月之下而言曰為改歲非三正之通于民借欤 蚕月條桑以月令證之其為三月無疑正朔田賦通于天下有天下者之常也公劉居豳必當夏之盛時而一之日二之日集傳謂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其後遂為一代之正朔徹田為糧謂周之徹法自此始居夏之時而易其正朔田賦王制之所不許也而公劉行之何欤及大王遷岐則在商無疑矣所謂迺彊迺理不知果取法乎果徹法乎

正朔田賦侯國固必遵時王之制而小國僻遠或無純臣之義為此固于傳紀無所稽而詩人詠之朱子言之庶可通其說也

周公召公皆以公劉之政化戒成王而作于召公者編之大雅作于周公者係之豳風何也

豳風為公劉作也而篤公劉何以列之大雅鴟鴞東山以下諸詩皆周公詩也何以列之豳風欤

風雅之體不同此公劉一詩所以不係豳風而係之雅周公之詩無所附此鴟鴞諸作所以附見于豳風

樂其餘則止言詩何欤大雅諸詩皆不言樂歌又何欤且引儀
禮御飲燕酒禮樂明言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及間歌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詩而集傳于鹿鳴三詩亦不言樂歌何
欤豈詩與樂歌無辨欤然則常棣伐木等詩又何以謂之樂歌
也

此疑無明文可據然以集傳鹿鳴一詩觀之則詩與樂歌無
辨矣集傳以鹿鳴為燕饗賓客之詩其下即云而其樂歌又
以鹿鳴起興且方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下即云正小
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以此推之則曰詩曰樂曰樂
歌其義一也况儀禮明言工歌間歌非樂歌而何哉

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為工歌升歌抑有
分欤

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若夫升歌
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

御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
南北面去

謹因奏樂於至 抚古清廟之樂也

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多言文王時事而朱子又定以為成王之
時所作何耶
詩小雅魚麗南陔白華黍苗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

儀諸詩篇次朱子悉依儀禮正之首南陔次白華：黍次魚麗
由唐次南有嘉魚崇丘次南山有臺由儀至于周頌之武春秋
傳以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大武之六章賚為大武之三章朱
子又不依春秋傳正之何欵

儀禮之說明白可據故朱子釐正之春秋傳之說大武謂諸
章既不全其謂武王時作者又已誤如之何而正之哉

由唐以下逸詩既有聲無詞則樂譜也夫子刪詩而係樂譜者
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類入周頌

六月采芑江漢常武芎篇皆宣王中興之詩也何以有大雅小
雅之分

大雅小雅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
耳大雅小雅是古作樂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
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自為大雅小雅也
采芑之詩言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千萬象矣闕宮之
詩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何以足千乘之數欵
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以為刺
厲王其說孰優

按歐陽氏說則以為幽王有女寵而厲王無之以證鄭氏之
非且如毛氏去古未遠而鄭氏後二百年出其為說皆臆度
之言亦為有理若此當以毛氏為優矣然朱子之說則皆疑

而未決之辭蓋亦不斷然以孰為優孰為劣也

鼓鐘一篇中言淮有洲三詩語此言幽王遊于淮上甚遠又史傳諸書未嘗言幽王巡狩至淮果何所乎欤

朱子雖引王氏蘇氏之說而解之蓋亦未敢信其必然而又

曰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蓋不可考矣歐陽氏曰旁考詩書

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書曰徐

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徐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

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

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明矣

雅有屬幽之詩平王之詩何以不入于雅有后稷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何以不入于雅

平王之詩不入于雅蓋黍離降而為國風而雅亡也

七月之詩不入于雅蓋風雅之體不同也

車攻宣王復古其時蓋祀蒐狩之事也二南雅頌詠歌文王之

德化武王之功業豈直蒐狩之一端何取其為復古欤

瞻彼洛矣言以作六師謂天子六軍也六軍為車七百五十乘

而采芑詩言方叔南征則曰其車三千故正義曰天子六軍千

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然則謂天子六軍非欤諸侯大國三

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而閔宮詩言魯僖從齊桓伐楚則曰公

車千乘然則大國三千非欤敢問

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不易之制也以王師伐楚而曰其車三千集傳明曰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魯僖從齊桓伐楚詩人亦極稱美之辭未必舉國盡行也楚雖蠻荆大國亦何至勞王師如此之衆哉

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截然也而先王之燕饗皆以嘉賓稱之瞻彼洛矣之詩諸侯則以君子美天子采芣之雅天子又以君子稱諸侯何欵萬壽無疆奉人臣祝君之辭也而南山有臺之詩則以萬壽無疆祝賓客甫田之末又以為農夫之祝何欵

古人君臣一体上下交歡故天子諸侯互有君子之稱賓客農夫同致萬年之祝

文王之世則有二南成王之世則有豳風平王東遷之後則有王風康王以後平王以前何以獨無國風欵大小雅篇什多矣何以獨無武王之詩欵頌有昭王以後之詩何以獨無宣王之詩欵敢問

詩經夫子刪定有者存之非者去之今不見于三百篇者不可以強求也不可如束皙之補亡不知而作也

漢志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刪之今所存者三百十一篇安知其本有而刪之手抑本無之手

詩經疑問卷之三

詩經疑問卷之四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能氏非詩說曰按小雅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
辭文王大明綿三篇按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
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則成王治定功成之時周公制作以
此為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于其泳歌洋溢之
中而凜然有嚴重齋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
者乎

皇矣追逆太王季文王之盛德大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

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籒
頌肱之詩若棫樸旱麓二篇詩中有秦璋玉瓊哥語要亦群
臣從王祀祭之詩上篇方祭從行之初下篇既受福之後當
是祭祀之樂思齋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疑此必入而燕
處之樂也靈臺與民同樂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下武文王
有聲二篇皆是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
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籒之辭劉公以下三篇為
陳戒之辭則又明曉白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
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詩言緝熙者凡四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於緝熙單厥心文王成王聖賢之
苟不同矣而皆以緝熙言之何欤

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於緝熙敬止美文王之能緝熙聖
人之學也緝熙文典言後人之不可不緝熙也緝熙光明賢
人希聖之學也於緝熙美武王之能緝熙也又當提出敬字
說文王之所以為文者以能緝續熙明此敬也成王言不聰
敬止而有志于緝熙正敬上法文也祖緝熙而盡其心集傳
以緝續熙明文武之業言之非美其能緝熙乎

大明言王季之德以及文武而不及太王王季之詩言大王之事
以及文王而不及王季二詩皆周公作也豈有說乎

大明言文王之聖生于王季大任故無由上及于大王詩言大王遷岐以及文王之盛王季其勤王家以大王為父以文王為子固亦居于岐而在大王文王之間者也

王季未嘗有天下也而詩言奄有四方成康繼世以有天下也而亦言奄有四方至魯頌言后稷封節之事亦曰奄有下土何

王季之後言奄有四方謂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言奄有前人之天下攸言不失舊物也后稷之奄奄有下國言封于節也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言教天下以稼穡于禹平水土之後也

早麓詩以豈弟君子稱文王洵酌卷阿則以豈弟君子稱成王成王之德果無間于文王攸抑可通稱欤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禮也鎬京辟雍為武王天子之學無疑矣文王終身西伯而靈臺兩言於樂辟雍集傳釋之曰辟雍天子之學豈西伯亦建辟雍乎敢問

朱子曰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則在追王之後無疑故靈臺以後王在靈囿王在靈沼言之則無嫌于辟雍之名矣文王有聲之詩凡八章前四章詠文王後四章詠武王其詠文王也兩稱文王兩稱王后其詠武王也亦兩稱皇王兩稱武王傳者謂皆周公作周公因為是偶對更易之體乎亦有其意乎

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據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

孔疏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鄭箋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作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今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逸書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所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

古大事皆用卜如大王遷岐武王遷鎬周公營洛皆卜以決之

何公劉之遷豳文王之作豐獨不用卜歟且文王既伐密而徙都之所謂程邑也詩人但言其伐崇作豐豈先都程邑而又作豐歟聖人重勞民者也既遷程邑何以又作豐歟

公劉之遷豳也曰既景廼岡謂考日景以正四方也衛文公徙居楚丘亦曰揆之以日又曰景山與京皆考惻日景之事也公劉與衛文公之遷其詳于考日景則同矣衛文公繼之以卜而公劉不用卜何歟大王之遷岐武王之遷鎬周公之營洛皆用卜矣而公劉遷豳文王作豐乃不用卜何歟大王武王周公之遷又不言考日景何歟

聖賢之遷國難以求其必同也

篤公劉之詩見公劉遷豳已有室家之居矣七月篇又言上入
執宮功傳者謂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綿之詩乃
陶復陶穴則至古公時猶未有家室何歎

文王伐密伐崇皆以為出于帝謂可也言伐密則首之道岸之
先登言伐崇則始之以明德之予懷得無不相似乎

松高送申伯之詩何以并及甫侯六月美尹吉甫之詩何以并
及于張仲長發禘禘之先王何以并及于伊尹歎

稱人之善而及其同列忠厚之至也禘祭宗廟而及其輔臣
崇報之深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孔子

有是言也故陳氏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信斯言矣及觀生民尊后稷配天之詩則不言王而言
帝我將祝文王配帝之樂歌則不言帝而言天何歎思文一詩
兼言與帝又何歎

詩經疑問卷之四
詩經疑問卷之四

詩經疑問卷之五

三頌皆頌也周頌不分章而多不協韻魯頌商頌何以協韻分章欤借曰商周之體不同魯頌周詩也何以同于商而不同于周欤且商頌五篇那烈祖玄鳥亦不分章而長發殷武獨分章何欤豈皆偶然欤抑有說欤

朱子曰商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然則商周之頌不可驟觀也當矣魯頌之協韻分章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乃當時之事也然則又可以商周二頌例觀之乎

大叙明言頌者美盛德告神明之詩今觀周頌有為獻助祭諸
侯之詩有稱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若武賚桓為大武之章專
頌武王之功而不為廟樂魯頌諸篇皆非廟樂何耶

頌有美盛德者為告神明者非^有此二義也列文雖為獻助
祭之諸侯然其後有有覺德行前王不忘之語有客振鷺雖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然亦可見其德之足以服人也若大
武三章則直以美武王之德矣若此者當以美盛德之義求
之若欲例以廟樂則鑿矣

陳氏曰頌者謂其稱頌盛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敬之進
謂戒小毖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也觀此

且言頌之昔又可通也

詩集傳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又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而周頌三
十一篇其間如戒農夫美二王之後延訪群臣述群臣進戒等
作皆非宗廟之樂歌矣而亦謂之頌何欤魯頌四篇皆群臣頌
禱之作何以亦謂頌欤魯以侯國而有頌又何欤

頌者宗廟之樂歌則諸詩宜皆謂之樂歌矣周頌三十一篇惟
清廟烈文我將時邁豐年潛六詩言樂歌其餘皆不言樂歌何
欤豈凡言詩者皆樂歌欤然則清廟等六詩又何以獨謂之樂
歌也

此亦如小雅樂歌之例

頌者宗廟之歌樂則各廟之祭宜皆有詩矣今大王文王武王
成康之祭皆有詩矣獨無祭王季之詩何故思文雖有克配彼
文王配帝則有我將之詩矣而不聞有后稷配天之詩何故思
文雖有克配彼天一語集傳又不明言為配天之詩其敢以為
然乎

十周頌無祭王季之詩好古生晚者固無所攷思文有克配彼
天一語雖指為配天之樂亦何所妨
頌者宗廟之樂歌如祭文王則止頌文王祭武王則止頌武王
宜矣而天作祀大王之詩則并言文王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

詩則并言二后武為大武之樂又并言文王何故
祀大王而及文王以有聖人為之後也祀成王而先二后以
有文武為之先也大武之并言文王亦然
此正可引為執競祀武王成王康王之例

集傳於成王不敢康不顯成康皆定為成王誦康王劉之謚矣
至成王之孚又以為成王者之信于天下抑有所據而言乎
朱子初本于不顯成康亦止依古註言成大功而安之後取
歐陽本義却氏詩譜之說始定為成王康王至言成王者之

信于天下則從古注之說也

天作一詩朱子定為祭天之詩又並言文王何欤

此詩之類亦多如大武祭武王而並言文王是也蓋祭父而并及其子者所以明其有後也祭子而及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政所以頌其德而非有害于詩之義也祭天而並言文王夫何疑

我將一詩舊序與傳皆以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然冬至祭天于圜丘秋饗帝于明堂天與帝有別也是時不言帝而言天傳亦以為天即帝也何欤

我將一詩不知惟武王得之以文王配天欤抑後王皆得以父

配天歟

明堂之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成只得以文王配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者配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考之于詩宗祀之樂我將是已郊祀之樂其思文乎集傳乃不明言為郊祀之樂何也生民則明言為郊祀之詩受釐頌祚之詩矣然我將祭帝乃言天不言帝生民祭天乃言帝而不言天何欤

孝經又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嚴父當配帝矣乃曰配天何欤郊與明堂之祭主果武王欤抑成王欤抑周公制

禮作樂成王時也而曰嚴父何欤配天以祖配帝以父後世明堂之祭各以其父欤止以文王欤

思文之詩集傳既無明文則不敢以為郊祀之詩矣然而濮氏之說則以為郊祀獻后稷之樂歌也祭天宜有詩而今七矣及考他詩又別無祭后稷之詩朱子集傳豈以無所考徵不敢從其必然而不明言之欤然則必以經文明白而不復贅辭耳若言天而不言帝言帝而不言天乃互舉而言也若上明堂祭主則當以武王為是倘以為成王則文王不為嚴父以為周公則周公不當主祭制禮作樂雖在成王時然亦不過因其舊而損益之而集其大成以為後世嘗行之道自

非本無是禮也且明堂之祭實為大武王豈不行之乎必周公于武王之時已定此禮矣至于各以其父而止以文王之說其說有二若以孝經嚴父配天之禮而推則各以其父者為得若止以有功者配之、說而言則止以文王然此特後世之孝經乃先聖之書不可不以為正也

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于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莫大于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

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
周公制禮之事尔犹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
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
公制禮文王造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
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散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己曰祀無薦
于昵孔子于孝亦曰祭之以禮謹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
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
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朱子此
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

也况孝之所以為大者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若必如
此而後為孝則是既為人臣子者皆有令將之心而又陷于
大不孝矣讀者不以文害意焉可也

時邁執競思文傳引國語以為即九夏韋昭呂叔玉之說不同
何欵時邁思文皆有夏之語似矣然考之周禮夏大也謂樂之
大者耳詩言時夏果同欵執競為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周公
制作之時果有此詩故
時邁執競思文三詩韋昭以為即周禮九夏之也然則九夏
且皆有詩矣六詩不見于經者將何所攷欵時邁思文以其有
肆于時夏陳常于時夏之語執競一詩何以知為九夏之一欵

外傳以為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注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
遏納夏一名渠又與呂叔玉繁遏之說不合果何所折衷欤周
禮周公作也集傳于時邁之下曰此武王之世周公所作執競
之下曰此昭王以後之詩然則九夏之作果出于周乎果昭王
以後之詩乎
韋昭以時邁執競思文為即周禮之三本無明據自餘六夏
之詩不見于經者竊意當如大武二章四章五章之例既不
經見于何而攷之或竊意韋昭之注外傳本無明文呂叔玉
之說又矛盾不合集傳既信春秋傳定時邁之為武王之世
周公所作執競為祀武王成王康王而作故曰昭王以後之

詩嘗以此為不易之論何以韋昭呂叔玉之說為哉
天子七廟非禘祭則無合祭群廟之禮集傳謂執競為祭武王
成康王之詩不知一詩而兼用之于三廟乎抑合三廟而祭之
乎敢問

此最無的說疑必是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三廟皆是用此
詩

祭武王而兼言成康猶天作祀大王之詩而及文王也祭成
王而兼言武王康王猶中庸論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
子也祭康王而首言武王猶昊天有成命祀成王而先言二
后也以此例推之其說通矣若以為合三廟而祭之則決無

此理

執競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果一詩而三用之歟抑合三王而祭之歟

執競一詩先生雖取歐陽氏之說以為祭三王之詩然先生初說亦取古注疏錢氏成大功安天下之說今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如此則作于周公之時非祭成王康王之明矣當以先生初注為主非以一詩而三用亦非合三王而祭之也此獨祀武王之詩乎

大武九章存于頌而可識者三章耳散亂失次夫子亦無從改歟時邁執競思文傳者以為九章夏之三章說各不同又何歟

大武三章春秋傳楚子之言耳與今次序不同夫子不之改何歟者定爾功楚子以為卒章今集傳以為首章何歟酌與般體製極相似其亦大武之詩歟且南陔以下六譜列于小雅武宿夜乃不列于頌何歟

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皆然也今觀有客振鷺詩諸但言亦白其馬等語似為宋作不及于祀何耶

二王之後祀最微弱且去夏已遠故其始入春秋猶以候稱其後乃降而為子男而以夷禮自處卑亦甚矣宋至春秋其言國猶多賢才如向戌華元之類宜有客振鷺之詩但及宋而不及祀也

武王之詩并言文王武王集傳何以曰象武王之功賚之詩止
言文王勤止集傳何以曰頌文武之功

武詩象武王之功而并言文王言武王之武本于文王之文
也賚詩言文王勤止而傳曰頌武王之功盖大哉諸章有武
王之謚故知非作于武王之時實後人頌文武之功而言其
大封功臣之意也

賚之詩為祀四嶽河海之詩四嶽河海果合祭欤抑一詩而兩
用之歟

祀四嶽河海固無合祭之理賚一詩而兩用之也抑豐年一詩
為秋冬報賽田事之詩閔睢一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此

詩類也問卷之五

周頌有為猷助祭諸侯之詩有稱二王後來助祭之詩若武賚
桓之章專頌武王之功而不為廟樂魯頌諸篇皆非廟樂何耶

詩經疑問卷之五
魯頌言魯公俾侯于東詩中言公者不一而足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則爵土不同也今公侯並稱豈二等之爵可通稱歟詩言公車千乘集傳謂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而其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然則千乘之賦果儉于百里之魯歟抑諸侯方四百里之魯歟抑果曲阜地也百里之魯歟若是者皆有司所不能無疑也幸悉言之

詩經疑問卷之六
魯頌言魯公俾侯于東詩中言公者不一而足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則爵土不同也今公侯並稱豈二等之爵可通稱歟詩言公車千乘集傳謂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而其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然則千乘之賦果儉于百里之魯歟抑諸侯方四百里之魯歟抑果曲阜地也百里之魯歟若是者皆有司所不能無疑也幸悉言之

魯本侯爵言公者皆稱頌之辭故明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可見矣公侯二等之爵如周禮之說則不同孟子則不言公

侯皆方百里也 百里千乘若以孟子萬取千千取百集注
之說推之則包氏百里千乘之說不為無據朱子亦嘗疑孟
子言周公封魯儉于百里則無緣有千乘車明堂位言以曲
阜地七百里封周公于魯則又不啻千乘此極難解析然集
傳據司馬法明言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又言大國
之賦遠滿千乘不容舉國盡行故大國止用三軍然則魯之
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大東極東也
豈儉于百里而已哉况僖公春秋之魯也孟子時去春秋不
遠已明言今魯方百里者五九此皆着引用推而通之可也
魯之有頌本非礼矣魯祖周公礼之宜也今閟宮一詩上紀姜

嫫后稷大王文武之事且以皇天后帝皇祖后稷郊祀配天之
礼堂言之礼欤夫子刪詩而在所不去豈作春秋之意歟
詩人之論自源且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大王文武
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礼
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礼矣魯
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據事直書
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魯閟宮篇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天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
犧謂魯得郊祀也傳者謂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
后稷牲騂牲礼郊以冬至非春秋時礼也傳文以為孟春何歟

閔宮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成王封伯禽于魯明矣孟子乃言周公之封于魯史記亦言武王封周公于曲阜然則封魯者成王欤抑武王欤受封者周公欤抑伯禽欤閔宮言大啟爾宇而周公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明堂位亦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大國也周禮則曰諸公之地方四千里孟子則曰周公封魯儉于百里何欤

商頌

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中興之君也商有祀高宗之樂周無祭宣王之詩何欤

詩經夫子刪定有之者容除無之者無所攷長發一詩朱子謂宜為禘祭之詩禘則合太祖而下群廟之主皆祭也而詩中獨稱契相土成湯三君何欤未及于伊尹又何欤

禘雖合群廟之主而祭之而以肇基之主與顯王言之亦足矣豈能一及之乎
猶玄鳥言契之生以及成湯閔宮言后稷大王以及文武周公也

蘇氏引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從與享之是祀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欤猶周詩言文武受命而及于召公也

長發一篇朱子疑為禘祭之詩果何以知其非禘祭之詩歟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商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此詩若以為禘祭則當但言嚳與契而已今
乃不及嚳而始于契且及相土而至于成湯其非禘祭明矣
蓋禘祭者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太祖之廟也今由契而
至湯凡十四君此詩乃該首尾而言之其為禘祭之詩無疑
矣

稷契皆未嘗有天下也而詩人于稷曰奄有下土續禹之緒于
契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何歟且契敷教者也而以玄王
桓撥稱之又何歟

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謂后稷教民稼穡于禹平水土之後也
受小國大國謂天下無不歸心于敷教之聖人也
契敷教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故不得不以桓武撥治
高之歟

不剛不柔長發所以頌湯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丞民所以美
仲山甫也剛柔不可失于一偏尚矣而衛武公自警之辭曰無
不柔嘉崧高之美申伯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亦以柔嘉言
之又每以柔嘉為尚何歟

文蔚問此以柔嘉維則稱仲山甫崧高以柔惠且直稱申伯
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姿

質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宋朝范文正公富郑公
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猷蘇子容輩是以柔德
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如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為入德之
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契有玄王之稱湯有武王之號文王又有平王之稱何者號之
不一而皆不見于他經攷
商周之先後契同居有虞之世何以自契至湯十有四世自契
至王季亦十四世耶
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又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按周成王時
始封熊繹于荆周惠王時為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商之高宗

乃伐荆楚何耶

詩經疑問卷之六

詩經疑問卷之七

總論

國風雅頌四詩也

關雎鶴鳴序

國風之首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係

之以豳風言

正先儒皆有其說是聖人刪定之次不

偶然也

文王居小雅大雅之首何草不黃召旻居小雅

之終清廟般為周頌之始終駟閟宮為魯頌之始終耶

殷武為商頌之始終果皆有其說乎周頌之後不繼以商而繼

以魯抑有微意乎殷武閟宮卒章文章又畧同豈皆偶然乎願

聞其說

國風之始終既有其義則雅頌始終似不能無意也然先儒

未嘗言之今以意推之鹿鳴為燕饗賓客之詩所謂歡欣和
說以盡其群下之情者也文王為周公戒成王之詩為兩君
相見之樂所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所謂恭敬齊莊以
見王之德者也其君小雅大雅之首固宜喪小雅之何草不
黃周室將亡征伐役不息之詩也君小雅之終宜哉變大雅
之召旻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以此而終
大雅不亦宜乎周頌商頌皆祭祀樂歌初不以終始為優劣
魯頌始終皆頌禱僖公之辭亦豈以先後論哉魯頌周詩固
宜以類從周閟宮卒張章遠同于殷武之末亦必非依倣而
作况商頌本十二篇使皆存其舊安知亦以殷武終乎之抑

他有詩乎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王風固宜入雅何以
繫之國風魯頌宜在所懸何以列之于頌衛反有風也而賓之
初筵何以列之小雅抑之何以列之大雅欤六月采芑車攻吉
日庭燎等作宣王詩也乃列之于小雅抑衛武公詩也乃列之
于大雅何欤

風有風体雅有雅体詞

亦異

國風者列國諸侯之風雅者王朝之雅古今定論也平王以
後之詩繫之國風小弁白華之作又繫之雅洪興係之國風
而賓之初筵抑戒之詩又係之大小雅何若是之不倫欤

風有風體雅有雅體
論不以其人論歌
或為雅或為風蓋以體制

諸侯之詩為王風之首
衛侯國也故其詩列于國風然賓
之初筵武公之詩也何以列于小雅
武公懿或自警
之詩也何以列于大雅

雅頌諸詩有稱為樂歌者有稱為詩者有獨言樂者果何所分
欤

詩與樂歌特其一時隨意而言也初無分別試即時邁執競
思文三詩而考之皆九夏之詩固宜無所分別今乃于時邁
則曰樂歌于執競思文則曰詩此可見其非用意于其間矣

蓋詩即樂歌樂歌即詩初無異同也此可與小雅大雅樂歌

詩三百篇皆可弦可歌儀禮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者華

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唐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燕札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黍間歌
魚麗笙由唐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射札歌鹿鳴三
終乃管新宮曰歌曰笙皆止于二南小雅而不及大雅三頌何
欤

朱子云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芣采芣不及草虫何歎射義鄉作夫大以采蘋士以采芣儀禮先采芣而後采蘋射義反之何歎

春秋左氏傳所載列國諸侯卿大夫賦詩凡六十六篇如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作此詩也至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皇者華文王大明綿芾詩又止歌頌此詩而已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之賦無衣果作此詩手抑止歌此詩乎明經者必有攷于斯也敢問

朱子以為不可知後學則傳疑而已矣禮疑事毋質

漢學詩凡四家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始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後傳徐敖何三家之學不傳而毛氏之說獨傳歟願悉其說

論哉故先儒云詩之首二南枕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觀此則可見矣蓋二南者修齊之本而修齊入平治之本夫子舉其要以教人本末先後固自有序然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十三國風不外是矣

詩之盛何獨見于周

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非特始于康衢虞廷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備故詩之詠歌于斯為盛而採詩之官所以首見于周也夏商之去周已遠固不可得而考然觀五子之歌狗那之頌則二代亦未始無詩也特杞宋為之後而文獻不足再若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絕無而僅有者

又亡其七篇際可知矣
國風無楚詩

或謂春秋外楚且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魯頌曰荆舒是懲殷頌曰奮伐荆楚之類皆見于詩則楚雖有詩聖人必刪之矣然吳季札觀樂于魯襄公二十九年則固未經夫子之刪而當時所觀國風已無楚詩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漢汝沱之間以漢廣汝墳江有沱數詩觀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于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詩亦楚之詩也然聖人以歸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逮楚懷王之時離騷作而楚之為楚可知古詩之躰變矣

二南之中有曰武王時詩者

二十五篇之中惟其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何以知之武王伐紂之後乃封太公為齊侯命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是太公已封於齊其棠云召伯者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詩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

吳楚皆南方諸侯何以無詩

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全者方設教為陟降也特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于威令則不可黜陟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吳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

之喪徐君容居未弔其辭曰昔我先君駒王是其亦僭稱王也

周南魚周公之詩

周公在內而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其則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甚著明者也

魯頌高頌何以皆列于周

魯僭天子之樂久矣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肅又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然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又皆有先王礼樂教化之遺意且夫子魯人也安得不錄之手若高

頌則正考甫父得之于周太師者蓋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之孔子簡人也乃正考父之後亦安得而不存之哉王者存二王之後然夏之編章既以祀之文獻不足則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三王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之三代成法其法莫大乎是此聖人之深意也山堂考索雅不言周頌獨言周頌蓋孔子所加也既有商魯二頌預題周以別之故知其為孔子所加也

魯僖独有頌

頌之為体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說頌其國者

亦得而用之僖公既没魯人述陳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魯臣之能文者頌之其君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山堂考索

魯與宋無風

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此狩述職不陳其詩理或然也或又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又樸氏曰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馳猗嗟諸詩夫子竄之

而繫于齊矣山堂考索

詩篇名重者九篇

栢舟

卽言仁人

不遇栢舟

卽共姜

谷風

卽刺夫婦

失道也谷風

卽朋友

叔于田

卽刺莊公

莊公叔于田

卽刺莊公

揚之水

王風刺平王

揚之水

卽刺莊公

揚之水

唐刺晉昭公也

羔裘

卽刺朝也

羔裘

唐刺時也

羔裘

檜大夫以道

甫田

齊刺襄公也

甫田

卽刺幽王也

杖杜

唐刺時也

杖杜

唐刺晉武公也

杖杜

小雅勞還卒也

無衣

唐刺晉武公也

無衣

秦刺用兵也

白華

小雅孝子潔白也

白華

小雅刺幽王也

右詩篇重名之中卽栢舟朱子以為婦人不得于其夫者之作卽栢舟則婦人喪夫而守義者王風揚之水邶風揚之水皆曰不流束楚不流束薪如二谷風則一刺夫婦失道一刺朋友道絕羔裘三篇皆言君大夫之辭其篇名之同者其詩之義類皆相似何耶項氏詩說云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之隅類非真有取于馬與日也特取其音節而為詩愚按晦翁所謂變風變雅者

變用其腔調即此意也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楊柳枝竹枝
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于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
水不流束薪賦戍甲之勞郊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
弟之鮮作者本此二句以為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歆即二
句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審是則篇題之重
復者間有謂而然也如邶谷風之弃妻小弁之枚子皆有無
逝我梁以下四語此亦古之遺言也

風雅之題猶可即題以取義至如頌題酌詩無酌字賚詩無賚
字般詩無般字何也

此皆大武樂章之本名而詩人為之辭亦必歆求義于名失
無可通之理今古之樂雅却雖不同然自題記其聲而詞自
述其意題與辭不相干至今然也漢魏郊祀樂歌如章和二
年春之類每代異辭而題皆仍舊自晉以後始併歌其題以
就辭義然樂錄猶曰此即章和二年所造之曲盖不如是則
聲失其譜將為何聲哉

序詩者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以文武成王之詩為正
雅幽厲為變雅有是理乎

風雅古詩之体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体則一而已矣謂二
南多美而列國多刺則可矣謂風有正變則不可也既謂之
變風而又以淇奧美衛武緇衣美邶小戎美秦衰之類皆

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礼義廢政教失作者
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若知衛二公之德豈亦有此乎既
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
欵今其序以小雅為刺幽王大雅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
以亡則幽王之失托為小雅宣王中興南征北伐而六月車
攻之詩托為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王聖主周公聖臣
而幽詩托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文中子亦以幽為
變風却以六月至何草不黃為小雅之變民勞至召旻為大
雅之變鄭氏不足責也以王通之才而惑于詩序詩義豈復
存哉

林氏

衛風次二南即鄘先衛

二南乃正家之本而邶詩首栢舟綠衣皆以嫡妾易治則必
有救亂者出焉故次之以幽。周公救亂之詩也救亂則反
之正矣故以幽為變之終雅之始云

周頌章句

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
亦不可分也蓋嘗攷之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有遺
音者矣此正謂周頌也按古樂錄有辭有聲倡者舉辭和者
舉聲一倡而三嘆則和聲而最多者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
而一倡之辭獨載此其所以寂寥簡短聲牙齟齬而不可易

知歆

商頌章句

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頌予丞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据他詩例當稱五章四章、四句一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歆準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卯之末章為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為二體也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詩相類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辭義深淺較然

可見鳥得以一律並言也

辟雍之樂何以見于靈臺

靈臺乃望氛稷察灾祥之所與學校自不相闕而王在靈囿靈沼乃曰作樂于辟雍之學是以辟雍勅入之前賢固嘗疑之矣却玄注云文王作靈臺而知人之歸附作靈沼靈囿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而詳之東萊呂氏云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此說與孟子之言合則為得之矣况靈臺與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故合而言之無靈臺與辟雍自異辟雍之樂無預乎靈臺但摠言其民樂之耳

執競一詩兼及三廟

或謂一詩而用之三廟為可疑者以之合祭則四廟又闕用之三廟則曷為而可同愚謂以諸頌例之后稷大王文武成王皆各有頌獨賚之一詩以為頌文武之功然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則為武王之頌明矣疑不得為兼頌成康也然如天作之詩本祭大王而下及文王又及其子孫昊天有成命本祀成王而其辭又上及文武二后賚亦武王之頌而其辭又上及文王徃、上則推本其先下則期美于後今執競之詩朱子斷以為昭王以為後豈非祀成王之詩乎蓋所謂執競武王者亦推本而言若祀成王而上及文武若曰不顯成康則亦父子連文之辭夫如是則文武成康之各有詩而執競之兼用于三廟者決不然也

豳七月詩何以始于七月

七月流火為一篇之始者此詩大抵終始惟言衣與食兩事而已故一歲之中独于三陰之月暑退將寒之時而言衣褐于建寅之月正農事將興而言修田器凡衣食之謀各因其時而言且皆預為之備也或曰然則當先言農事而後及乎女工殊不知豳土多寒若三之日納冰于凌陰則正月枕未解凍宜其衣褐為急故篇首三章皆以七月流火言之至于又言七月鳴鴉八月載績則鳴而鳴陰盛故思為績緝之工

皆奉于七月也

我將之詩大享五帝而用羊

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疏祀文王于明堂大享五帝文武也然祀稱郊用特牲祭統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止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何哉夫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若其配之人則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牛羊承蓋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于祀用羊也愚按疏文言得用太牢為是言文武俱配則非所引祭祖法文王而宗武王三祀辨云周人之祀郊以祖配而而宗文武二王記謂祖武文王而宗武王者誤也謂文武並

配五帝則又未考我將之詩止言文王也郊實甚誤矣后稷

配天文王配帝祀無二王豈有武王兼配哉疏引夏官羊人

云釁積共羊牲者乃祀司命司中之等不可例以祭天言之

漢儒謂清廟與明堂同制安知清廟非明堂而獨以我將知為明堂之祀乎且明堂有九室五室之說之異主于祀五帝則何以有九室若以為復祀昊天上帝則九室亦尚有餘且祀文王于明堂則文王與帝位當何如也

夫謂明堂清廟路寢同制者周書之說而鄭氏注祀用之祭豈和之王肅諸儒已嘗議其非矣明堂九室五室之異則考工記月令皆五室大戴盛德篇九室以圖考之則若井田之

制總之為一室謂之太廟中為太室分為五室五室之外并
虛處四圍數之則為九室也合考工記與月令大戴篇其實
一也五室本以祀五帝月令季秋大享帝止遍祭五帝而已
唐乾封二年詔曰晉代鴻儒或同昊天于五帝則自晉以來
始失其義成均助教孔玄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明
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夫昊天上帝天之總名后稷既以配
天則文王無復配之理矣若宋儒唐仲友云謂明堂獨祀五
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祀明堂五帝而不及昊
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
帝各設于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

於何室其實祀昊天于太室而黃位配焉愚切詳仲友之言
蓋亦扭于晉儒之說者孔穎達云五方之帝即上帝也今豈
可謂五帝非上帝而必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仲友謂昊天祀
于太室而以黃位配則五帝豈得為專祀乎文王與帝之位
考于詩之註疏則無其說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註疏但云
侑坐而食惟通典大享明堂禮載漢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
堂光武配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隋開皇十三年祀五方
上帝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之南愚按五天帝則
木火土金水之精也五人帝則為少昊配木神農配土黃帝
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而隨唐之

成王之時封于楚今考殷之所伐荆楚即昆吾是也前詩言
韋頌既伐昆吾夏桀蓋可證矣且殷武之詩蓋謂高宗也易
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按史索隱云陸終取娶鬼方之
妹則鬼方者乃荆楚之黨惡也以是證之尤為可信據

昭公十二年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此時屬却
故云却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又哀公十七年傳衛侯夢見
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在濮陽城中則
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為先後殷之所伐亦此二處也

先儒謂克淮夷之事春秋皆不載此特頌禱之詞然詳考泮水
詩中始曰屈此群醜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憬彼淮夷

來猷其琛闕宮之詩又曰淮夷蠻貊莫不率從言之而屢言不
應屢以此虛辭以為頌禱也

因考書之費誓始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淮夷徐戎同為
一壘者也而其終獨言甲戌我惟征徐戎則征徐戎者所以
披淮夷之党也春秋僖公十五年經楚人伐徐魯大夫公孫
款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傳曰春楚人伐徐即諸夏故也
秋伐厲伐楚與國以救徐也十六年夏救徐還十二月公齊
侯會諸侯于淮謀節注節為淮夷所病諸侯為節築城詳此
則徐即諸夏固已親魯矣徐既親魯又以師救之徐戎淮
夷同一體今諸侯會淮則淮夷攸服又可知矣以是考之則

諸皆實事而非空言也

武桓賚三篇春秋傳以為大武詩謂武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六章賚為三章據傳言則大武一詩闕矣今頌之篇次與傳言不同然詩頌凡三十一篇皆止一章而無疊章何獨大武有六章之分歟且又以為武王所作是歟非歟

武之詩朱子謂篇內已有嗣武受之蓋有武王之謚則不得為武王之詩明矣桓為大武之六章則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而篇內亦有桓武王則不可以為武王之時所作臣賚之詩以為大武之三章此蓋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則左傳所分三章固不可信謂武王克商而作頌者亦非也

楚莊引詩乃楚樂歌之次第在宣公十二年正樂記所謂有司失其傳也夫子在哀公十二年始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故今詩與之不同

右趙氏所編凡七卷此特四之一耳非刪之也蓋是編專為疑問設其餘泛論經旨故不復錄

竹境故物從元本傳錄

七卷
附錄
一冊

